



火种

■郑茂琦

时近清明，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，有多少先烈为了让中华民族站起来，甘愿抛头颅，洒热血！在阅读作家江子的文章时，我仿佛走进了陵园，走进了历史：张子清把能救自己生命的盐无私地让给了战友，同时决心把自己化为盐，融化在中国的血管里，成为一切勇气、血性、力量的源泉。

在党的历史中，有很多这样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，它们就像一粒粒点燃信仰的燎原火种。长征雪途中，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被冻死，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，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，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，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。我们党就是靠着无数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，抱着融化自己的决心，才赢得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诗人说：“黑暗，在你冲锋时倒下；黎明，在你倒下时复苏；战士的血管里奔流出共和国诞生的音符！”

今天的风景，他们却未能看到。我真想捧一束鲜花，敬献给烈士的墓碑前，我想告诉他们——我们正实践着他们的希冀。

余淑楠插图，李焜版式设计，梁晨

红褥子

■许建中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1940年7月，山东文登汤村。那是一个风雨夜，周三婶正在油灯下做针线活。三婶的儿子周润滋从屋外猛地推开门，身后紧跟着他的堂哥润津和堂弟，几人搀扶着一位浑身是血的八路军进了屋。

“他婶，是我。”大伯压低嗓音说。“三婶，俺排长伤得很重。”润津眼里闪着泪光。“他婶，我那边人多，你这儿安全些。”

“不用说了。”三婶忙从板箱里拿出一床叠得整齐的蓝底白花粗布褥子，在炕上铺好，这才扶这位排长上炕躺下。

排长激动地说：“给您添麻烦了。”“这是哪里话，你们豁上命打鬼子是为了谁？”

三婶给他翻过身子擦拭伤口，鲜血把褥子染红一大片，排长咬牙坚持着。这个排长叫赛时礼，他在夺敌人机枪时负了伤。一颗子弹击中左肩，从背后穿出。

周大伯竖起大拇指：“真是硬汉！他婶，我明天赶集把猪子卖了，抓些药，买些好东西给赛排长补身子，咱不能叫英雄倒在咱家里。”

周大伯转身对三婶娘俩说：“放心，滋儿娶亲的事先缓缓，我记着。”

三婶接上话：“我明白，他伯拿侄子比儿子还亲，津儿可比滋儿大呀。”

周润津笑了笑：“三婶，我是队伍上

的人，不打败鬼子我不娶媳妇！”

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，周大伯匆匆进门悄声说：“不好，鬼子可能要进村挨家挨户搜查，他们说八路到咱们村来了。”说话间，外面传来零星枪声和嘈杂声。

周大伯对赛时礼说：“赛排长，你们快转移。我是村长，我在村里顶着。”说完，周大伯又去通知其他人了。

收拾好东西，赛时礼和周润津给三婶鞠躬道别，从后窗走了。三婶打开窗户，望见他们是往西去了，就转身出了屋门。不一会儿，三婶摸着一只脖颈流血的鸡进来，包进染血的褥子里，然后用绳子捆起来，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“滋儿，背上这床褥子向东跑。别害怕，有人问你为什么跑，就说怕被抓去当兵，准备出去找活干。一旦被褥子上有血，就说临走时俺妈给俺杀鸡吃，还没来得及炖，听到有动静，俺就用铺盖包着鸡跑出来了。”

润滋点点头，背起包袱就跑出门了。

“八路向东跑了。”东边响起追赶声和枪声。周三婶一个趔趄险些摔倒，又坚强地站立住……

多年后，赛时礼又回到汤村，那位三婶已经去世了，润滋成了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。周校长双手捧着一床红褥子，放在赛时礼跟前，泪光盈盈地指着褥子说：“俺妈当年叫我背着褥子跑，一来叫我引开鬼子，二来担心褥子留在家中被鬼子发现连累乡亲。说来也多亏这床褥子和褥子里面的鸡，挡住了鬼子的子弹，我的后背只伤了点皮。”赛时礼深情地说：“这上面的血，有我的，也有你老周兄弟的。”

盐

——为一位红军烈士代写的“自述”

■江子

名家讲述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无所知，可我就像游子回到了故乡那么亲切。

从1928年1月到3月，我和我的战士们日日枕戈待旦，我都不记得打过多少次仗。我经常在战壕里看着太阳升起，月亮缺又圆。我们身上的灰色军装经常脏兮兮湿漉漉的，有时候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。我的战士是好样的。井冈山寒冷异常，生活条件艰苦，他们依然是单衣单裤，吃红米饭、南瓜汤、干辣椒，睡稻草铺，兜里都只有几角钱，可是打起仗来，个个都是不要命的好汉。

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路上行军、打仗，随处都是阵地，随时都准备迎接新的战斗。我已经熟悉了井冈山茅草的气味、植被的气味，因为我们经常和它们为伴。我的耳朵天天响彻着冲锋号声，枪栓拉动的声音，子弹的嗷嗷之声，以及手榴弹的爆炸声。我们始终在井冈山的前沿部队，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尖刀和屏障。为了接应朱德、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，1928年4月我去了湘南。这次，我们遇到了对手——湘军集3个团的兵力抢占湖南酃县，企图卡住朱德部队上山的咽喉。两军交战勇者胜，我指挥全团沉着应战，先后打退过敌人的十多次冲锋。有一个叫湘山寺的地方属于战略高地，我们相互争夺，拉锯般地得而复失、失而复得。最后我采取了正面吸引、迂回突袭的战术，总算消灭了湘山寺的守敌，完全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。战斗，因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然而，有两颗机枪子弹打中了我左脚。我顿时痛得晕死了过去。

三

朱德、陈毅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。正是初夏，井冈山万物葱茏，植被丰茂。会师后的井冈山有与这个季节相得益彰的生机勃勃。可我不幸成了一名伤员。

昔日的我生龙活虎，可在两军的会师大会上，我被迫躺在担架上被战士抬着进了会场。所有的人为我欢呼，因为我是为两军会师出生入死的勇士，其中声音最大的肯定是我的战友。我在担架上欠了欠身向他们挥手致意，可是我的脚仿佛让我痛得咧开了嘴。

红四军成立后，我担任了第11师师长兼第31团团长。在稍后召开的湘赣边界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，我又被选为特委委员。可是这些职务对我不过是一种名誉。我无法履行我的职责，我几乎所有时间都躺在医院里，工作都是由别人代干。

我住进了红军医院。我以为自己的枪伤并不严重，伤在脚踝部位，并不是要害。我要医生把子弹取出来。我想取出子弹之后再养一阵就可以重返战场。当时医院条件非常简陋，不要说没有消毒的西药，就连做手术的麻药也没有。可为了能上前线，我要医生在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切开我的脚板。可是医生切开我的脚板后，用竹片制成的粗糙无比的镊子找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那两颗弹头。

我的血流了一地。让我不满意的是，它们不是鲜红的，而是呈黑紫色，并且有难闻的腥臭味。我的肌体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。

我以为命运只是取消我行走的权利。我想我顶多会成为一名残废，可是我料不到那反反复复的伤口已经住进了死神。

我的脸越来越瘦，越来越苍白，而我的腿肿得越来越粗，颜色在加深，仿佛是一件铜铸的雕塑那样金光闪闪。最后，甚至肿到了小腹。我的身子变得无比难看。那条肿胀的腿，是任何宽大的裤管都容不下的，我索性剪开裤子，让腿腿裸在外面。那是该打着绑腿走在行军路上强健有力的腿，可是现在，它只能待在病房里。

与伤病作战是一场更为残酷的战斗。

四

我终于要说到盐了。在井冈山，盐这种寻常人家五味盒



里再普通不过的东西，成了无比珍贵的晶体。国民党在通往井冈山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，他们叫嚣，即使把一粒盐绑在鸟腿上，他们都要把它打落在封锁区以外。即使是秋天的霜、冬天的雪，他们都要尝尝是不是咸的。他们妄图用对盐和药品进行封锁的方式，把红军困死在井冈山。

部队有不少战士因为很久吃不到盐已经全身浮肿，行动乏力。我听说，在行军途中，有的战士倒下去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而更多的战士，他们行军湿透军衣的汗水里，也没有一点咸味儿了。盐也是在没有消炎药的情况下杀菌防感染、清洗伤口的替代药品。我亲眼看到，有很多伤员，他们的枪伤因为没有盐的清洗，已经开始大面积溃烂了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们在井冈山进行的革命，其实就是一场与国民党军队的盐的战争。

为了打赢这场战争，井冈山军民个个都成了捍卫盐的战士。大家一起动手用陈年老墙的泥土熬制硝盐，代盐食用的盐。这种方法熬出来的硝盐味道不太好，很苦，但总算可解一时之急了。也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，想方设法从国民党控制区偷偷根据地运送食盐。他们把盐藏在竹筒内、货郎担里、篮子底下、双层底的水桶底内等，但最后都被国民党兵发现了。有一个叫聂槐妆的井冈山妇女，办法更为绝妙。她把食盐溶化在锅里，把棉衣浸泡其中，待棉衣把盐水全部吸入，然后烘干穿在身上，外面罩上一件外衣，趁天黑后通过封锁线，爬山过坳找到红军驻地，脱下棉衣用水稀释、烧干，一次可以得到不少盐呢。可是最终，她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，引起了国民党士兵的怀疑而被捕，牺牲时年仅21岁。

我这个医院里的老病号，也有机会加入到这个战斗中来了。

第31团的战士们前来看望他们的老团长。他们给我带来了一小包盐作为礼物。我本来再三谢绝，这么珍贵的东西应该献给在前线杀敌的战士，或者医院里其他的伤病员，而不应该给我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废人。可感情难却，最后我还是留下了这一小包盐。

我的舌尖，多么想尝尝这久违了的让人馋涎欲滴的咸味呀。

我的伤口，多么想享受一次痛快淋漓的清洗呀。

可是我并没有用它。在我眼里，那已经不是盐，那是一箱足可以让整个部队提高一倍战斗力的重型武器。

不久，这包盐派上了用场。医院里已经断了盐，有一个星期没有给伤员用盐水洗伤口，野地里采的金银花熬的水并没有什么作用。我把这一小包盐从枕头下拿出来，我希望医院里所有的轻重伤员都能痊愈，到前线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奋勇杀敌。

我的脚肿得越来越厉害。虽然我在医院里经常和伤员们一起大声说笑和唱歌，事实上，我经常发着高烧，痛得彻夜不眠。为免得影响大家的休息，我咬紧牙关，绝对不喊出声来。

可我又一次得到了提拔。1929年初，湘赣两省调集重兵进攻井冈山，红四军决定将主力引向赣南，红五军留守井冈山。而我，一个只适合躺在担架上的伤员，一个很长时间只与自己的枪伤作战的战士，被留下来担任红五军的参谋长，与红五军一起守山，用我的所学，制定作战方案。

但不久，井冈山失守了。红五军突围出山，我被当地百姓护送到深山的山洞里。

我躲在荒无人烟的山洞里。除了一点干豆和竹笋，没有粮食。我衣衫单薄。我又冷又饿。

我经常在洞口看着雪漫天飞舞。我会大声问：有人吗？可是只有风在呼啸，只有雪扑扑地从树上落。

望着满山的雪，我会出现幻觉。这是上天撒下的来拯救我们队伍的盐吗？有了这些盐，我们800多名伤病员如决堤的伤口就可以堵住合拢，我们的士兵就可以非常强健地去冲锋战斗了。我也可以得救，重新威武地站在我的士兵面前。

我在进行我一个人的战争。我是我的战友，我也是我的敌人。我的身体里有两个我，一个是被寒冷、饥饿、伤病、孤独纠缠不休的我，一个是在枪林弹雨中无所畏惧的充满了求生愿望的不屈的我。

许多天后，当地方的同志把我找到时，我骨瘦如柴、胡须拉碴、神志不清，差不多奄奄一息了。

可我知道，我赢了。

五

山洞里的折磨彻底摧垮了我的身体。我看到我身体的战壕里一片狼藉，我生命的城池随时会被攻陷。每到夜里，我就仿佛听见我的伤口响彻神神的嚎叫。我经常被烧得神志不清。

我被转移到永新县一座叫蕉林寺的寺庙里。我看看寺庙里的佛像，他们端坐在自己的莲花宝座上，佛像前有供人朝拜的蒲团。而我心中也有一个祭坛，那是我信仰的关乎民族和民生的主义。而我，要和无数的死难者一起，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这个祭坛。

我的眼前经常一阵模糊。有时候，我似乎看到了我的父亲。他一身戎装，威风凛凛。与我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，我也有赫赫战功，我不知道我今天的样子是否让他满意。

我把自己使用多年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交给了守在在一旁的战友——这意味着我已经准备好向命运缴械。我曾经希望枪管里的吼叫唤醒更多中国人的血性，而现在，我希望我的枪，依然能发出我的吼叫，依然葆有我生前的血性。

六

我叫张子清，小时候叫过一段时间张涛。我生于1902年，属虎，死于1930年5月。

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守门人。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部苦难、悲壮与抗争的一个象征。

不，我其实就是一粒盐，一粒普通的盐，一粒经过战火冶炼的盐，要消失在时间的海里。

一粒穿灰色军装的盐，要融化在中国革命的血管里，成为摧毁黑暗、腐旧世界的一切勇气、血性的源泉，成为让旧中国的巨大创口迅速愈合的良药。

我很早就知道，只有无数的盐融化于中国的血管，才能把那颗躁动了五千年的衰老不堪的心脏重新激活，才能让全身乏力、两腿虚弱的中国站直了身軀。

为了让中国站立，我抱着融化之决心。我死而无憾。



江子 本名曾清生，江西吉水人。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，出版有长篇散文《青花帝国》、散文集《去林芝看桃花》《苍山如海——井冈山往事》等。

